

“挖”“掘”的历时替换及其相关问题

孙淑娟

(南昌工程学院 人文艺术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99)

摘要:“挖”和“掘”在汉语史上存在着竞争替换关系。“挖”始见于唐代,明代以后用例逐渐增多,在《老乞大新释》中已占据绝对优势。由此可大致推断,18世纪中后期,“挖”已取代“掘”成为通语中“挖掘”类概念场的主导词,这样的格局一直持续到现代汉语。

关键词:挖;掘;历时替换

中图分类号:H1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448(2015)01-0156-05

DOI:10.13764/j.cnki.ncds.2015.01.024

表示“挖掘”这一概念,先秦主要用“掘”。两汉时期“凿”“穿”迅猛发展,与“掘”形成鼎足三分之势。魏晋至晚唐五代三足鼎立的格局被打破,“掘”演变为本概念场的唯一主导词。唐代又出现了“挖”,而现代汉语普通话主要用“挖”,部分方言区仍保留“掘”。在古代汉语的历史上,“掘”和“挖”存在着竞争递嬗关系。本文拟就“挖”对“掘”的更替过程进行全面的考察,并论及常用词替换过程中的语料选择及语料分析问题,以期探讨常用词替换的一些基本规律。

一 “挖”对“掘”的替换

自宋代开始,“凿”与“穿”主要行见于具有南方方言背景的文献之中。随着二者的淡出,“挖掘”概念场主导词资格的竞争主要在“掘”与“挖”之间进行。以下分宋元明、清两个时段来论述“掘”与“挖”的更替过程。

(一) 宋元明时期“掘”强“挖”弱

从词汇史的角度来看,在“挖”出现之前,魏晋至晚唐五代时期“掘”是概念场的唯一主导词。在笔者调查的三部汉译佛经——《贤愚经》《杂宝藏

经》《佛本行集经》以及日本僧人圆仁编撰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挖掘”义的表达均用“掘”,出现的次数前者为20,后者为9,可见“掘”的主导词地位的确立。

唐代以后,新成员“挖”的出现是概念场的一个重要变化,但其见次率不高,仍不具备与“掘”竞争的實力。笔者对二者在宋元明时期一些口语文献中的用例数量进行了统计,如表1所示。表1中所选取的13种文献为A.《五灯会元》,B.《朱子语类》,C.《三朝北盟会编》,D.《南村辍耕录》,E.《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F.《水浒全传》,G.《三国演义》,H.《训世平话》,I.《朴通事谚解》,J.《西游记》,K.《金瓶梅词话》,L.《天工开物》,M.明代民歌。

表1 13种宋元明文献中二者使用情况

词项	文献													总计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挖单	0	0	0	0	1	0	2	0	0	1	3	4	1	12
连	0	0	0	0	0	0	0	0	0	0	3	0	0	3
掘单	10	18	1	13 ^①	3	25	37	1 ^②	2	3	3	14	1	131
连	0	5	0	7	0	0	6	0	0	0	1	0	0	19

宋元明时期,“掘”的义域与魏晋至晚唐五代时

收稿日期:2014-09-2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古汉语心理活动概念场词汇系统演变研究”(14BYY104);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基于现代语义学视角的古汉语手部动作词汇系统研究”(YY1319);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古汉语情感与认知心理动词概念场词汇系统及其历史演变研究”(12YY16)。

作者简介:孙淑娟(1975-),女,江西泰和人,副教授,文学博士,从事词汇与语法研究。

①其中2例引自前代,未计入。

②其中原文有4例单用“掘”表达本概念,未计入。

一致,如“池、穴、井、地、墓、植株、坎、土、埋于地下之物、地窖、山、水、沟渠、墙壁、石头”等都是“掘”可施及的对象,但主体不仅可以是人,还扩大到动物,如《朱子语类》卷130《本朝四》:“时人目为‘猪嘴’,以其状似猪以嘴掘土。”此外,与近代汉语一些新兴语法现象的出现和使用保持同步性与兼容性,显示出强大的竞争力。

首先,与“被”字句和“把”字句共现,如:

(1) (庙宇)被人掘凿损坏,于是不复有灵。
(《朱子语类》卷3《理气》)

(2)把妇人尸首掘出,把心肝填在肚内,用线缝上,用布装殓停当,装入材内。(《金瓶梅词话》第88回)

其次,与趋向补语共现,除沿用前代的“出”之外,还发展出了“开”“下”“起来”“下去”等,如:

(3)狄公即拘集里老,用锹掘开岸土数尺,见一死尸。(《金瓶梅词话》第48回)

(4)却于坎地上掘下陷坑,直逼此三人到那里。
(《水浒传》第60回)

(5)见一片大青石板,……洪太尉叫再掘起来。
(《水浒传》第1回)

(6)掘下去果然热气如蒸,人人都道是好坟,杨堪舆有眼力。(《型世言》第19回)

最后,与动态助词“了”共现,表示动作的结果,如:

(7) (吴用)便教军马就此下寨,四面掘了濠堑,下了铁蒺藜。(《水浒传》第68回)

对于宋元时期的作品而言,“挖”字的文献用例很少见,笔者仅在《全元曲》《元杂剧》及元小说《灯草和尚》中各索得1例:

(8)你看那秦代长城替别人打,汉朝陵寝被偷儿挖。(《小石调·归来乐》)

(9)何用剜墙挖壁,强如黑夜偷儿。(《琵琶记》)

(10)天已日出,明元走起,催芳树起来。送他一个耳挖,喜喜欢欢的走来。(《灯草和尚》第12回)

“挖”字较多地使用是明代的事,具体使用情况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 主体多元

此期“挖”的主体除人之外,还可以是动物,如:

(11)宦官鱼朝恩暗地派人盗挖郭子仪家族的墓地,未能偷到什么东西。(《智囊全集》)

(12) (媚姨)见二鸡相斗,复抓竹根边泥土,两头相碰,四爪齐爬,霎时间挖成一个深坑。(《禅真后

史》第53回)

2. 义域扩大

宋元时期,“挖”支配的对象主要为坟墓、墙壁,如例(8)和例(9)。至明代,与“挖”匹配的对象除前见的之外,还可以是池沼、植株、坑、埋于地下之物、山、江河、沟渠、道路、矿藏、文字、泥土、人体部位等,如:

(13)文王因在灵台看挖沼池,不觉天色渐晚,回驾不及。(《封神演义》第23回)

(14)三棱二月开花,三月结子,四月初苗枯即挖,迟则苗烂难寻。(《摄生总要》卷3)

按,据前后文可知,“挖”的对象为“三棱”。

(15)武吉听了,领师之命,回到家中,挖坑行事。(《封神演义》第24回)

(16)众人随将带来锹锄,一时挑挖;内中挑出一付枯骨,众人四路抛掷。(《封神演义》第23回)

按,“挑”“挖”组合已见,后世文献中“挑挖”成为固定组合。

(17)盖山是土石,可以掘取钻挖。(《练兵实纪》“中军旗鼓”条)

(18)书吏等俱道“挖河银两逐年支销,久已无存。”(《明珠缘》第39回)

(19)东院主者扒掉房屋上的木料劈成木柴,挖开土沟拿出粮食。(《智囊全集》)

(20)二十日,督军搭架浮桥二座,修砌挖断路道二十余处。(《平蛮录》)

(21)其未成硎者,细民自挖掘之,一日仅足衣食一日之用,于法无禁。(《广志绎》卷5)

按,“之”指代矿苗。

(22)被柴大官人计入禁苑,挖出御屏上四字。
(《二刻拍案惊奇》卷40)

(23)山麓穴山而栖,致挖土为重楼,亦称窑。
(《广志绎》卷3)

(24)说时迟,那时快,把尖刀去胸前只一剜,口里衔着刀,双手去挖开胸脯,抠出心肝五脏,供养在灵前。(《水浒传》第26回)

3. 支配对象多元

此期与“挖”匹配对象的性质除名词性成分之外,还可以是代词性成分及数量短语,如:

(25)姐已又奏曰:“陛下可再传旨,将蛭盆左边掘一池,右边挖一沼。”(《封神演义》第17回)

按,“掘”“挖”对举义同。

(26)师父!你不看见他口中含着一个铜钱。

我如今要挖他出来。(《逍遥游》)

按,“他”指代铜钱。

(27) 想是这骷髅当初晦气,撞着那一个爱钱挖肋筋的,将他肋骨都挖去了三根。(《逍遥游》)

4. 与新兴语法形式共现,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首先,与动态助词“了”和“着”共现,表示动作的完成与动作的结果,如:

(28) 地中自祁山寨直至蜀寨,早挖了地道,待蜀兵至时,于中取事。(《三国演义》第113回)

(29) 想是你家原物,被他挖着了。(《初刻拍案惊奇》卷35)

其次,与趋向动词“出”“开”“下”等共现,表示动作的结果,如:

(30) 皇帝行宫的东院,有一个负责管理、维修的人知道天下将要大乱,就整天把豆子、谷子等粮食磨成粉,挖出土沟埋在里面。(《智囊全集》)

(31) 王惠掉了李旺,奔来取了一把厨刀,依着指的去处,挖开泥来。(《二刻拍案惊奇》卷21)

(32) 挖下战坑擒彪豹,满天张网等蛟龙。(《封神演义》第42回)

最后,与“被”字句和“把”字句共现,如:

(33) 算计了两日,果然被他挖个墙洞,偷了他五六十两银子去,将母亲殡葬讫。(《初刻拍案惊奇》卷35)

(34) 已把四字挖下,急走出殿门回去者。(《二刻拍案惊奇》卷40)

约之,尽管“挖”的义域与用法在明代均获得了很大发展,但使用频率仍不高(如在笔者所检索的8种明代文献中,指称本概念的“挖”11见);“掘”则凭借其用法与数量优势仍占据着本概念场的主导词位次。这里有两个统计数据可以支撑我们的说法:一是朝鲜时代的汉语口语教科书《朴通事谚解》中,“挖掘”概念的表达概用“掘”,如(放债财主)开着一座鲜当库,但是直钱物件来当时,便夺了那物,却打死那人,正房背后掘开一个老大深浅地坑,彪在那里头;“将铁杵和钯(镰刀)来掘土,这里和泥”。二是13种宋元明文献中,“挖”与“掘”的单个出现比例为12:131,后者近乎前者的11倍。不过,“挖”的义域比“掘”宽:前者侵入了“凿”的部分义域,如人体部位、道路、文字等,这是“掘”一直所无法涵盖的。义域的宽泛为其日后主导词地位的确立奠定了

基础。

(二) 清代“挖”强“掘”弱

时至清代,表示“挖掘”义的“挖”与“掘”的使用情况有了更大的变化。笔者考察了这一时期数部口语性较强的文献,发现二者的使用情况与宋元明时期大为不同,具体统计数据如表2所示。表2中,A为《儒林外史》;B为《红楼梦》^①;C为《老乞大新释》;D为《三侠五义》;E为《儿女英雄传》;F为《歧路灯》。

表2 6种清代文献中二者的使用情况

词项	文献						总计
	A	B	C	D	E	F	
挖 单	5	3	1	8	4	20	41
连	1	1	0	2	3	0	7
掘 单	1	3	0	1	0	4	9
连	0	0	0	0	0	0	0

从表2可以看出,清代文献中“掘”的用例逐渐减少,其强势地位逐渐让位给“挖”。二者的使用及更替情况体现为以下几个特征:

1. “掘”的义域渐趋萎缩,范围不及“挖”广

如在笔者调查的语料中,与“掘”匹配的只有土、井、墓、坑坎及埋于地下之物^②;而和“挖”匹配的既有泥土、墓、坑及埋于地下之物,也有地、穴、墙壁、植株、山、江河、沟渠、道路、矿藏、文字、人体部位,还有地窖、井、砖、堤坝、窗户、烟袋锅儿等,如:

(35) 那登州城内也照样拆屋挖窖,又修造了许多战船,待十分危急的时候,便好逃回本国。(《红楼梦影》第18回)

(36) 估用洋三十万元,另由暖暖地方开挖新井。(《台阳见闻录》卷上“煤矿”条)

(37) (滑氏)把床移开,在床脚下挖开一个砖儿,盖着一个罐儿,连罐儿取出。(《歧路灯》第40回)

(38) 省城边芜湖又被九帅挖塘堤放炮船拦隔。(《李秀成供状》)

(39) 安老爷道:“闹贼天下通行,挖扇窗户,踹两片瓦,也事所常有。”(《儿女英雄传》第31回)

(40) 越絮越厚,莫讲辰年到卯年,便一直到他“盖棺论定”,也休想他把那烟袋锅儿挖一挖。(《儿女英雄传》第37回)

①此列为前80回的统计结果,后40回的“掘”与“挖”均无用词。

②《歧路灯》回名中检索到1例“掘地”搭配,但不排除仿古的可能。

2. 伴随着义域的衰微,“掘”支配对象的性质及句法位置也不及“挖”多样

如支配对象同是做宾语,在调查的语料中,和“掘”搭配的宾语只有名词性成分,而和“挖”搭配的既有名词性成分,也有代词性成分,还有数量短语和动量短语。此外,和“挖”匹配的对象除充当宾语之外,还可以充当主语,如:

(41) 智爷原因挖河,光着脚儿。(《三侠五义》第80回)

(42) 耕耨之法,不用耨锄,惟以铁器浅挖之,薄耨之后,编竹树条为耒耜,上压以石,用牛二头左右轻拖,使泥稍平,随即播种。(《清稗类钞·农商类》“道孚种植”条)

(43) 不知碱之地挖去三尺,必无咸味,飞沙之地挖去三尺,必有湿气。(《熙朝新语·101》)

(44) 门也堵住了,怎么出去?难道再扒挖一次么。(《恨海》第7回)

(45) 那窟窿便越挖越大。(《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93回)

3. “掘”的构词能力也不及“挖”强

“掘”和“挖”往往和一些近义或类义的词并列构成固定组合。“挖”的组合形式较丰富,如有“挖掘、挑挖、刨挖、掘挖”等,而“掘”除“挖掘”之外,和其他同义词或近义词连文的现象很少见。

4. “挖”继续与一些新兴语法现象相容,呈现出强大的竞争生存能力,而“掘”则停留在早期的搭配状态

首先,“挖”产生了“V—V”和“VV”的重叠式,并且可与尝试态助词“看”连用,如:

(46) 如喊道“你们等等儿,我要挖补一个字呢!”唐卿道“我替你挖一挖好么?”(《孽海花》第5回)

(47) (荐头)回说“这人现在已不在刘公馆了,另外找一个人家,听说出息很好。等我去挖挖看。”(《官场现行记》第48回)

其次,“挖”的趋向补语除沿用前代的“出、开、下”之外,还发展出了复合趋向补语“上来”“起来”“下来”,如:

(48) 两岸的土都是从河底挖上来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93回)

(49) 恨不在地下挖那做官的起来。(《豆棚闲话》第4则)

(50) 你将这小影儿全挖了下来,我要咽下肚去。(《红楼梦》第26回)

要之,在清代,“掘”的义域渐趋衰微,用法逐渐萎缩,使用频率也日渐减少,渐入退隐期。“挖”的义域则进一步扩大,用法更趋完备,使用频率进一步提高,逐步实现对“掘”的取代,晋升为“挖掘”概念场的主导词。这里有两种材料可以证明本文所得出的结论:一是在朝鲜时代汉语口语教科书《老乞大新释》中,“挖掘”义只用“挖”,如“你不知道,这几年我们那里挖棒槌的不少,所以价钱狠贵了”^[1]。这就让我们有理由相信,“挖”取代“掘”当不晚于18世纪中后期,也即《老乞大新释》时代。二是6种清代文献中,指称本概念的单用“挖”41例,几近“掘”的5倍。

二 常用词替换中的语料选择和语料分析

关于语料的选择,太田辰夫先生曾有过精辟的论述“在语言的历史研究中,最主要的是资料的选择。资料选择得怎样,对研究结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2]太田辰夫先生所说的“资料选择”主要是材料的可靠性问题。汉语史研究的语料除可靠性之外,还需口语性^[3],因为“我们所研究的汉语史就是口语发展史”^[4]。由于汉语历史文献语言性质十分驳杂,纯口语资料很难找到,因此语料分析应“剥离口语成分”和“重视典型语料”^[4]。董玉芝在《汉语“挖掘”义动词的历时演变》一文中说“两汉至唐宋,‘掘’、‘凿’、‘穿’三足鼎立,并驾齐驱,……是一组常用同义词。”^[5]又说“‘挖’……最终在晚清白话小说《儿女英雄传》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完全取代‘掘’、‘凿’、‘穿’一统天下,完成了历时更替。”^[5]这些说法与语言事实不符,究其根源,主要是董玉芝在语料分析时未“剥离口语成分”和“重视典型语料”。董玉芝考察了两汉至唐宋时期17种语料,其中史书9种,且都作为撰者写作时代的语料来使用。由于史书材料不具有同质性^[6],因此对其进行“一锅煮”式地统计,必定会影响结论的科学性。此外,汉魏六朝时期,口语性极高的汉译佛经未见采用,近代汉语时期口语化极强的王梵志诗、白居易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训世评话》《朴通事谚解》《老乞大新释》等也未见采用。董玉芝在语料选择和语料分析上的这些缺陷是导致其结论偏颇的主要原因。因为只有“尽可能多地挖掘和利用口语性资料,并把口语成分和文言成分‘剥离’开来,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逼

近事实真相”^[2]。

三 结语

总之,常用词演变研究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工作,“尽可能多地占有材料,恐怕仍是讨论问题的必要前提”^[7],因为“手中掌握语料的多少,亦往往直接关系到推论的正确与否”^[8]。本文中“挖”对“掘”历时替换的个案考察是建立在对宋代至清代典型口语语料调查的基础之上,比较客观地呈现了二者的替换过程,反映了常用词替换的一些基本规律。

参考文献:

- [1] 汪维辉. 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M]. 中华书局, 2005: 103.
[2] 太田辰夫. 中国语历史文法[M]. 修订译本. 蒋绍愚, 徐

昌华,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373.

- [3] 汪维辉. 《周氏冥通记》词汇研究[G]//中古近代汉语研究: 第1辑.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0: 152 - 153.
[4] 汪维辉, 胡波. 汉语史研究中的语料使用问题——兼论系词“是”发展成熟的时代[J]. 中国语文, 2013(4): 359 - 370.
[5] 董玉芝. 汉语“挖掘”义动词的历时演变[J]. 燕山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3): 128 - 131.
[6] 方一新, 王云路. 六朝史书与汉语词汇研究[G]//中古汉语研究.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146.
[7] 汪维辉. 汉魏六朝“进”字使用情况考察——对《“进”对“入”的历时替换》一文的几点补正[J]. 南京大学学报: 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2001(2): 109 - 116.
[8] 董志翘. 再论“进”对“入”的历时替换——与李宗江先生商榷[J]. 中国语文, 1998(2): 155 - 159.

Chronological Substitution of Commonly Used Words *Wa* and *Jue* and Correlative Questions

SUN Shu - juan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Arts, Nancha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anchang 330099, China)

Abstract: There exists competitions between *wa* and *ju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Wa* first appeared in the Tang Dynasty, its use cases gradually increased after the Ming Dynasty, and it has occupied the absolute advantage in *The New Release of Lao Qida*. Therefore it can be inferred that it was in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that *wa* has replaced *jue* and became the leading words of the conceptual field of *wajue* in common language. This pattern continued into modern Chinese.

Key words: *wa*; *jue*; chronological substitution

(责任编辑 胡海金)